

向日葵的哲思

■任爱华

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。菜畦边的几棵向日葵头对着头窃窃私语。

大葵关切地抚抚小葵的头说：“妹妹不睡在干什么？”小葵说：“姐姐，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整日低头，而那些小野花却骄傲地都昂首挺胸？”

大葵呵呵笑了起来：“妹呀，昂首挺胸并不代表成功，我们偶尔低下头也不代表失败。我们低头是生存的需要。”小葵一脸惊异：“为什么呀？”

大葵神秘地眨眨眼：“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虽然名叫向日葵，但我们的头却不是终生向日的。妈妈说，我们从发芽到花盘盛开这段时间，白天必须追随太阳，从东转向西。太阳下山后，我们的头慢慢回摆，等待着太阳的再次升起，这是因为我们生长需要

充足的光合作用。再者，寒冷的早晨，温暖的阳光照射着我们，很快能招来蜂蝶帮助我们传递花粉。

授上花粉之后，为了小瓜子的繁殖生长，我们的体温不能过高，所以这时我们只有尽量低下头，避开炎炎烈日，降低体温，才能生存。

还有呢，我们体内的生长素有背光的特点，在后脑的重力作用下我们也得低头面朝下。”

向日葵妈妈听到女儿们的交谈后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宝贝，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低头不是失败，不是认输，是为了积蓄力量，争取更大的成功。”

大葵、小葵若有所思：“对呀老妈，为了生存不能‘吊死在一棵歪脖



子树上’！”

“我们是要变通，但有一点，万变都不要离开我们的宗旨，就是要打造自己、充实自己，把自己培养成籽粒饱满的、对人类有价值的向日葵！”向日葵妈妈说着，表情严肃起来。

大葵小葵深深点头：“妈妈，我们懂了！”

鸡鸣声声

■李自强

黎明时分，大街上形只影单，路灯闪烁着荧荧灯光，不时有飞虫在灯影下盘旋。路边一住户搭起的帆布棚上，两只公鸡正争相鸣叫，高亢、浑厚的声声鸡鸣在黎明前的宁静里惹人竖耳细听，竟然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。

在乡下，每到后半夜，风清月明，万籁俱寂。农家庭院里便传来此起彼伏的鸡鸣声，像引吭高歌的男儿，在弥漫乡土气息的天地间，用这种独特的方式，向尚在梦乡中的人们传达新一天要到来的信息。

还记得小时候，母亲养了许多小鸡娃。开始，母亲从走村串户叫卖鸡仔的商贩那里买鸡娃，后来，用母鸡孵鸡娃。现在，我脑海里还常常浮现母鸡在鹅黄色的青嫩草地上，领着一群鸡仔觅食的情景。

鸡们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年代，为我们家带来了“滚滚财源”。那时，每天都能收获十多个鸡蛋，积攒多了，就装在竹篮里，挎着到集市上卖，油盐酱醋、新衣裳、笔、本都是从那里出。因而农村有“鸡屁股是农家银行”之说。

后来，我到了城里工作，生活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林子里，很难听到鸡叫，生活也就失去许多独有的情趣。

再闻鸡鸣声，心里涌起无限亲切感，思绪飞回到了久违的故乡，记忆的闸门一下打开，那大片大片美好而温馨的场面扑面而来：小院、清流、婆娑摇曳的树影；小狗、小鹅、小鸡、摇头摆尾的小黄牛犊；爹、娘、姐、哥、妹，在时光隧道里依次向我走来……

我的心深深醉了，在乡情、亲情的温暖里，泪花闪闪。

感谢电话

■苏童

“叮铃铃……”电话铃声把我从网络的虚幻中唤醒，提起话筒，妹妹的声音自千里之外传来。那声音异常清晰，仿佛妹妹就在眼前。妹妹在乡下农村，有啥事在电话里说就行，那串阿拉伯数字缩短了时空的距离，再也不用劳心费神加班加点提笔在信笺的方格里做文章了。

上大学时，远离亲人，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时，只能将时间那海绵里的水于繁忙中挤了又挤，或在夜深人静

时，端坐书桌前，将行行思乡泪化作文字。第二天，为了寄信，得忍痛从当月本就稀少的饭票中抽出几张买信封邮票，再来回跑几公里，寻找绿色大肚邮筒。接下来，开始了焦灼而且漫长的等待。月圆月缺后，终于收到父母寄来的充满乡土气息饱含思儿深情的信，才能将自己思乡的心愿了却点滴。

而今，我在城里上班，父母还在乡下。想家了，打一个电话，父母想我

了，也是一个电话。母亲说，读信总没有亲耳听到声音来得实在。

是啊，时代进步了，电信技术也在飞速发展，任你相距千里万里，任你相思万语千言，几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在几秒内把南极的嘴和北极的耳朵聚在一起，不用再苦苦等待。

感谢电话，只因它不但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更方便了心与心之间的交流。感谢电话，就是感谢我们的生活。

抓住身边的爱

■李兰英

当我们拥有爱时，也许自己从来没有在乎过，有时候甚至以为亲人尤其是自己的父母对自己好是天经地义的。我们曾经也感激过别人对自己的帮助，哪怕是一句话、一个微笑、一个眼神，但是却忘了感激长久以来给予我们无微不至关怀的父母。

前天看了一部电影，名为《来不及爱你》，讲述的是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爱。当父亲知道自己时日不多，他想的是如何千方百计筹钱安排女儿以后的生活。父亲最后一次偷偷地送女儿去学校时，他用一种近乎“贪婪”的目光看着女儿那灿烂的笑容。看到这儿，我心里好酸。

父亲在我心中曾经是一座高山，高大而雄伟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个高山渐渐矮了。我越来越无法接受他的看法，对于他对我定下的种种“不准”，对于我稍晚一点儿回家他的喋喋不休，我开始厌倦，甚至觉得他不可理喻。我一次次地无声反抗，对父亲渐渐冷淡。

当看到电影中因女儿没吃父亲做的早饭，父亲流露出失望的眼神时，我的心痛了。我想到自己曾

经对父亲的冷淡，也可能深深地伤了他的心。

第一次去学校时，我因一件小事一路上都拒绝和父亲说话，那种沉默仿佛可以让人窒息。到学校后，我冷冷地听着父亲的叮嘱。可能父亲也看出了我的抵触，交代了几句就匆匆走了。我看着父亲的背影，有一种叫“伤感”的东西突然涌上心头。那个头发被风吹乱，露出许多白发的人是我的父亲啊！他何时白了那么些头发，我这个和他朝夕相处的女儿竟一直没发现。当时我有一种冲上去抱住他的冲动，但却没有做，只轻声地叫了声“爸”。父亲连忙回头，我冲他笑了笑。父亲朝我挥手，示意我回宿舍，那时我在父亲的眼中看到了一种光彩，一种很美很美的光彩。

当电影中女儿失去父亲时，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出，她仿佛失去了灵魂，就像大地失去了阳光一般孤独、无助。

爱是一种能力，而珍惜是爱的翅膀，我想，对于爱，我们该做的是好好珍惜，因为有些爱它会有离开我们的那一天。

陪母亲看戏

■马艳丽

母亲不喜欢出远门，就连自己出嫁的女儿家也很少去。

母亲来我这儿住了不到半个月，就开始闹着让我送她回家。我不想让母亲走，有母亲在身边我才觉得踏实。所以，我天天想方设法去哄她、骗她，说明天就送她回家。能多留一天，就多留一天。

母亲体弱多病，又患上了老年痴呆，像个孩子一样，说过的话转眼就忘，好哄，也好骗。

那天下雨了，不能出去散步，怕母亲急了再闹着要走，我就打开电视，调到戏曲频道，陪她一起看。母亲说：我什么也看不懂。我故意逗母亲说：我也什么都看不懂。母亲歪着头，用不相信的眼神看着我，像个孩子似的笑。看着看着，我开始跟着电视哼唱起来。母亲说：俺闺女会唱戏了，唱得真好听。我说：是小时候跟着您学的，您唱得

可好听了。话音刚落，母亲就唱起了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，歌词和音调，都唱得那么准。我吃惊地看着母亲，因为我从来没听母亲唱过这首歌。母亲不好意思地说：我唱得不好。我赶紧鼓励她，说：您唱得真好。电视里开始放《卷席筒》选段，母亲又跟着唱了起来。

自从母亲得了老年痴呆后，她只记得以前的事，可我不知道她是怎样记住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的。看来，儿女都忽略了母亲，每天都把她像个孩子一样照看，其实，无论母亲有多糊涂，她内心对儿女的爱是最清醒的。

母亲唱着唱着，躺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
看着白发苍苍、体弱多病的母亲，看着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母亲，看着每天大把大把吃药的母亲，我的泪，顺着脸颊滑落。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·

布衣将军

(节选)

王瑞梅题词

策 划：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
文学统筹：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：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
撰 稿：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：梁祖文

19.豫东纵队被服厂。
佛佛依然在干她的老差事——弹棉花。

杨春芙领着刘文眉走向被服厂。
杨春芙：雪梅呀！你和尚飞年纪也不小了，他说等你等到胡子白也等，我答应他给你俩当红娘，吃喜糖哩！

文眉：大姐，我可不像你，三十几了，还牡丹一朵。我这次要求回来，就是想和尚飞把事办了。不巧，尚飞又到淮海去了，我也得马上南下，看来只得再推推了。

杨春芙：真没想到，咱豫东的好闺女都是属骡子的，一个比一个倔犟。

文眉：啥啊，在人的感情！突然，文眉的挎包带断了，挎包掉在地上。

20.淮海双堆集前线战场。
战斗正残酷地进行着。

突然，敌人一发炮弹打来，营长刘尚飞为保护战友，将身体压在战友身上。尚飞负伤，被紧急抬下前线。抬担架的人是商水县固墙的担架队员徐乃桢。

21.豫东纵队驻地。

文眉慢慢蹲下来，若有所思地将挎包拾起来，说：这还是尚飞给我买的，九年啦！

22.被服厂里。
佛佛拍打着浑身落满的棉花絮，抬头看见春芙，老远就喊：春芙姐！

文眉跑上前去，高声喊着：佛佛姐，你看我是谁？

23.河南商水县固墙乡胡吉村田野上。

翻了身的贫农村长正在带领贫苦群众丈量土地，将一个个写有贫苦群众名字的木牌插在地头。

村长把一块写有徐乃桢名字的木牌插在地头的高处。

村长对徐乃桢说：徐大爷啊，这块好地从现在起就归您家了！

徐乃桢：真的？

村长：真的。村里人都知道，您老从十六岁起，就在这块地里给地主干活，一直干了四十多年。您的汗水浸透了每一个土块儿，每个土坷垃都认识您老。因此土改工作队和村农会决定，把村里这块好地分给您老。大爷，这是这块地的地契，您老好好收着。您看，上面还盖有商水县人民政府的大红印哪！

徐老汉用颤抖的手从村长手里接过地契，蹲下身来，用手抚摸着地

里的泥土，一滴滴眼泪夺眶而出，滴在了手中的地契上和泥土里。

24.村里。
村里召开支前动员会。

村长：乡亲们，我们的部队，要在咱们东北四百多里的徐州、永城跟国民党打一个大战役。魏凤楼、薛朴若、冯明高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号召我们穷苦农民组织担架队，支援前线。给我们村里的名额是四十个。现在，请符合上级要求条件的人自愿报名！

一个青年人从人群里站起来大声说：我算一个！

我也报名！

我要参加支前队！

我也算一个！

很快，报名的人就把村长紧紧围住了。

徐老汉穿一身新棉袄棉裤，脚穿一双新的黑布鞋，腰间系了一条很宽的布带子，上面插了支烟袋，挂着一只碗，还斜背着一条米袋子。他扎的绳索担架床很结实，上面铺着一张狗皮以及一件高粱叶和茅草混编的蓑衣。

徐老汉挤到村长跟前，说道：村长，我也算一个！

村长：徐大爷，您来这里干什么？

徐乃桢：干什么？支援解放军打胜仗，解放全中国啊！

(153) 待续